

路兴录 著

东汉王朝

(一)

绿林聚义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第一章 哀帝灵前夺皇位.....	1
第二章 立女后宰衡朝政.....	7
第三章 废幼主王莽篡汉.....	14
第四章 兄弟俩生逢乱世.....	22
第五章 小英雄初露锋芒.....	28
第六章 救好汉小试牛刀.....	38
第七章 报恩自定终身事.....	49
第八章 抗暴政绿林起义.....	61
第九章 再战歼敌又十万.....	72
第十章 朱鲔报仇杀王七.....	87
第十一章 鸣不平伸张正义.....	105
第十二章 出山再捷破随州.....	122
第十三章 舂陵军起兵反莽.....	139
第十四章 讨公道刘寅出招.....	156
第十五章 冲撞使臣闯大祸.....	172
第十六章 第一次起兵惨败.....	187
第十七章 慰亡灵举兵起事.....	204
第十八章 三军抖威克长聚.....	213
第十九章 取湖阳刘稷献计.....	221
第二十章 刘稷独身破湖阳.....	233
第二十一章 双王督阵破棘阳.....	249
第二十二章 王莽遣将剿义军.....	256
第二十三章 群雄喋血小长安.....	274
第二十四章 反王莽同仇敌忾.....	286
第二十五章 谋对策绝处逢生.....	298
第二十六章 救棘阳下江搬兵.....	309
第二十七章 三路夹击破甄梁.....	323
第二十八章 灭甄梁又遇强敌.....	334
第二十九章 围宛城大败严尤.....	347
第三十章 防篡权扶弱抵强.....	357

第一章 哀帝灵前夺皇位

元寿二年六月戊午日，禁卫森严的皇宫中响起阵阵的哀乐声。宫外的天空，阴沉沉乌云密布，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沉闷的雷鸣，夹杂着几道耀眼的闪电，天气闷得让人们透不过气来。太监和大臣们进进出出，传递着一个惊人的噩耗，皇上大行了。

噩耗惊传，皇宫上下悲哀声声，时年二十六岁的汉哀帝撒手西去，给风雨飘摇的汉家江山，带来了更多的忧患。

长信宫中，太皇太后王政君已没有了眼泪，她时而走到窗前，看看通往宫中的走道，时而坐在卧榻上闭目沉思。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问道：“紫鹃，给新都侯的信送出去了吗？”

紫鹃两眼红红地说：“早送出去了。”

王政君焦急地问：“这会儿怎么还没到？”

望着太皇太后那满面的愁容，紫鹃急忙解释说：“再稍等一会，新都侯说不定马上就到了，信是奴婢亲手交给光禄勋酈丰酈大人的。”

王政君问：“此人可靠吗？”

紫鹃把握十足地说：“酈大人是新都侯的心腹，万无一失的，请太皇太后尽管放心。”

要知新都侯何人，首先要知道王政君何许人也？世人论及西汉灭亡，大都说是王莽作祸，但却不知祸由元后所起。她就是当时的汉元帝的皇后，新都侯王莽的姑母，汉成帝刘骜的母亲。成帝在位时，王莽因叔父王根的举荐，赐封为大司马、新都侯。公元前七年，成帝病逝无子，立定陶王刘欣为帝，尊号为哀帝。哀帝继位，尊王政君为太皇太后，尊皇后赵飞燕为皇太后，立王妃傅氏为皇后。后两年，哀帝又尊嫡祖母定陶太后傅昭仪为帝太太后，母亲丁姬为帝太后。王莽见帝太太后欲与太皇太后并驾齐驱，心中十分不

满，明争暗斗了几个回合，最后终于败下阵来，哀帝一怒之下，将王莽遣回封国。

王莽突然接到姑母让酈大人传过来的信，当即兴味盎然，以为时机已到，立刻驰马向皇宫奔去。来到皇宫，径直去后宫拜见姑母太皇太后：“侄儿叩见太皇太后。”

王政君正在焦躁不安时，忽然门外飞进来一腔亲切热情的呼叫，急忙抬眼望去。只见一个面宽额阔，鸱眼鹰鼻，仪表堂堂的壮年男子进得门来，三叩九拜，匍匐前行到她的跟前。王政君转悲为喜，笑容满面地边叫紫鹃搀扶，边倍加亲近的口气说：“莽儿平身。”

紫鹃搀扶王莽刚刚起身，王政君即向他招手说：“莽儿，来，快坐到榻上来，哀家有话要跟你说。”

王莽急步走到太皇太后身边坐下，边轻轻地为她捶背，边一副讨好的嘴脸说：“姑妈，皇上大行了，这次的机会您老可要把握好了。想想上次您心慈手软，让帝太太后傅氏、帝太后丁姬两家占了先，养成羽翼，就连我王家托您的庇佑，一门十侯、五大司马、列侯无数，竟也被她两个泼妇串通一气，弄得销声匿迹。侄儿我虽然贵为大司马，也被他们赶回了封国。这一次绝不能再——”

太皇太后打断了王莽的话说：“别说了，这一次姑妈让你来，就是商量这事的，你看该如何办？得想个主意才是啊！”

“‘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姑妈，这古人的话可是千载一时，千万不能再错失良机了——”

“依你之见，如何把握？”

“依侄儿的意思，皇上他没有立太子，您何不趁此机会册立一个小皇帝，然后临朝听政，那宫廷内外不就是您老说了算吗？”王莽一边说一边察看太皇太后的脸色。只见太皇太后脸色阴沉，两道娥眉拧成了结，王莽不禁心慌了起来。赶紧起身离榻跪在太皇太后面前，嗫嚅道：“其实——侄儿也——也无——如果姑妈您不同意，就当侄儿什么也没说，侄儿这就回封国去就是了。”

王莽站起来转身欲走，太皇太后急忙伸手拦住道：“莽儿别急。”

随之，太皇太后站起身来，机灵的紫鹃急忙上前伸手搀扶着，一起走到梳妆台前，在一面铜镜前站立了许久，然后，转过身来，半是恳求，半是相商的口气说：“莽儿，事关重大，还要三思，切不可莽撞乱政。特别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一定要稳如泰山。”

王莽奸诈狡猾，他知道自己的话没有引起姑妈的反感，就知道姑妈的心里在想什么。他还知道，此时此刻若离了他，姑妈难成大事。她不便张口明说，他必须斗胆挑明，便进一步鼓动说：“姑妈说得是，‘事关重大，还要三思’。可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时间来不及了呀！如果姑妈再犹豫不定，必然失去良机。眼下，虽说帝太太后、帝太后已歿，但赵太后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过了今天，也许赵太后和傅皇后可就要动手了，到那时，祸及九族悔之不及啊！姑妈！”

太皇太后猛然一怔，问：“那依你之见，今日就得进宫册立新皇？”

王莽求之不得地说：“侄儿正是此意。”

太皇太后仍犹豫不决地问：“宫中有何人可托，帮助辅佐？你心中可有把握？”

王莽成竹在胸地说：“阿叔王谭子去疾现为侍中，弟王闳为中常侍，安阳侯王舜兄现为车骑将军，成都侯王邑也在京中，有此四人带兵封闭宫门，将傅皇后及大司马董贤党羽一网打尽，还有何人敢言？”

太皇太后闻听此言，陡然来了精神，脸上红光一闪，口气强硬地说：

“摆驾未央宫！”

未央宫中，太后赵飞燕和皇后傅氏正哭得死去活来，蓦地见太皇太后驾到，王莽仗剑立在身旁，不由得惊恐万状，正待要呼唤大司马董贤，却见王去疾、王闳领着兵马拦在宫外。两宫无可奈何，只得上前参见太皇太后：“给太皇太后请安。”

“两宫免礼。”太皇太后瞪了两宫一眼，冷冷地撂出一句径直走到哀帝灵前，假惺惺地哭了两声，随转身叫紫

鹄到御书房中收了玉玺，紫鹄怀抱玉玺站立太皇太后身旁，就于灵前召见大司马董贤。

不一时，董贤来到，太皇太后迎头问道：“皇上大行，丧事该如何调度？国不可一日无君，新君如何册立？大司马有何主见？”

那董贤本是个嬖人，因受哀帝宠爱而得高位，心中能有什么主见？见太皇太后突然发问，竟然傻呆在那儿说不出话来。太皇太后冷了他一眼说：“新都侯曾奉先帝大丧，令他入宫办理丧事，哀帝无子，着中山王箕子入承大统即皇帝位。”

董贤干眨巴着眼睛不敢应声，迅即，扭过头去凝望着赵太后和傅皇后，希望她们此刻能帮腔出主意。可是，太皇太后就是抓住他不放，凤眼圆瞪，怒声恶气地说：“董贤，你敢不听哀家的旨意！”

随后，又转向傅皇后道：“你等平日纵容乃父和兄弟等乱干朝政，惹得天怒人怨，致皇帝短命，实乃汉家不幸，今我决意临朝，你等意下如何？”

赵太后和傅皇后见大势已去，只得暗拉董贤跪下道：“愿听太皇太后懿旨。”

站在一旁的王莽上前一步，狐假虎威地说：“董贤无德无能，皇上病重期间不能亲奉汤药，应予治罪，我当复行大司马之职，请太皇太后恩准。”

此时的太皇太后，在王莽的胁迫下，已完全控制了朝政，当即应道：“准奏。”

董贤无奈，只得就在哀帝的灵位前交还大司马印绶。王莽手捧大司马大印，神采飞扬，当着灵位前的众人，令王闳为长信太仆，侍奉太皇太后；令王去疾为中尉，统领京城禁卫军；令王邑为卫尉，统领宫廷侍卫；令酈丰为左将军，总理丧事。

未央宫在王莽的部署下，有条不紊地按照太皇太后的懿旨，令王舜恭迎中山王箕子立为平帝，改元元始。太皇太后因年岁已高，多有不便，朝中一切政务，全由王莽独断专行。朝中一班文武大臣，忠心汉室的，敢怒而不敢言。见风使舵者如侍中刘歆、右将军孙建、丕进城王寻、长乐少府

平晏、司直陈崇、骑都尉崔发之流也统统拜倒膝下，唯命是从。就连丞相孔光，也只得趋炎附势，依着王莽。

董贤回到家中闭门谢客，躺在床上左思右想，越想心里越不是个滋味：自己只不过一个舍人，遇着哀帝嬖宠男色，遂使日登高位，官至极品，今哀帝已逝，王莽心狠手辣，必然要取自己的性命，不如自己早早了断，留个追随先帝的名声。于是，便将这肺腑之言告于妻子，两人抱头痛哭一场，先后自杀毙命，魂魄渺渺追随哀帝而去。

然而，疑心奸诈的王莽，哪能轻易相信，他怀疑董贤是诈死。即命王舜派人将董贤夫妇的棺木抬到狱中开棺验尸，剥去衣饰，用草包裹，就地葬于狱中空闲之处，官卖家产，家族徒往合浦。大司马府长史朱诩于心不忍，另买衣物棺槨收尸再葬，被王舜拿下当场刺死。一时间，在宫中掀起了诛杀董贤余党的风波。酈丰进言道：“董贤虽除，但宫闱未清，不如一鼓作气扫荡干净，免致生乱。”

“此计甚好，待我奏明太皇太后，寻一个由头，将两个妇人给收拾了，也免得宫中生变。”王莽阴笑两声，起轿往长信宫去。进到宫中，王莽面忧心虑地说：“侄儿日夜思量，寝食难安。赵太后飞燕迫令成帝许美人、才女曹宫自杀，连成帝许美人、曹宫所生二男也被处死了，残灭继嗣，应废为庶人。傅后虽无大错，其父傅晏擅权，朝纲日坏，也应受贬。”

太皇太后闻言，半晌不语，良久后，也心有所虑地点了点头。王莽心领神会，辞别出宫，即刻派王舜前往二妇宫中宣太皇太后诏命：赵太后、傅皇后唯以自杀谢恩。从此以后，宫廷内外，满朝上下，文武百官，唯王莽脸色行事，再无任何异议。

平帝年仅九岁登基，怎能亲政，只好由太皇太后临朝，王莽位居首辅，所有军政大权尽归王莽一手处置。

元始元年正月，正逢王莽生日，王舜、酈丰前来祝寿，酒后三人于密室详谈，王舜道：“兄权势日重，但弟以为功德未著，必须设一良法，方可笼络人心。”

王莽急不可待地恳求道：“兄正虑此事，寝食不安，请弟教我。”

“施恩布德，体恤庶民，封立皇族，仕养终生。”王舜似早已谋划在胸样的，脱口说出了这十六个字，让王莽佩服得五体投地，起身连敬他三杯。王舜接着说道：“朝野上下必将交口称颂，王兄功德无量。”

王莽闻听，心中暗喜，翌日临朝，请太皇太后恩准，赐封宣帝子孙三十六人为列侯，皇族因罪被废许复属籍，官吏年老致仕，仍给旧俸三成。种种恩惠，使得朝野上下交口称颂，王莽声望日高。

于是，附顺王莽者拔擢，忤恨王贼者诛灭，委丞相孔光婿、奉车都尉鄼邯为侍中、鄼丰为少傅、王寻为廷尉、王舜为太保。一班旧臣争相趋附，王莽便网罗王舜、王邑为心腹；鄼丰、鄼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崔发、陈崇为爪牙。

笑望着逐日壮大的势力，王莽遂阴嘱鄼丰联络群臣上书，称颂自己德及四海，不逊周公，应加称“安汉公”，增封食邑，太皇太后一概恩准。王莽心下窃喜，表面却假表固辞，托病不受。几经周折，再经群臣请封为太傅、赐号“安汉公”，加封食邑二万八千户。王莽假仁假义地退掉封邑，只接受“安汉公”的封号。自此，朝廷上下齐声称道：“安汉公德配天地。”

朝廷上下的呼声，传遍朝野内外，“安汉公”的名讳占据了大汉的天下。

第二章 立女后宰衡朝政

王莽贵为首辅，心中甚为得意，便把那汉家的江山当做自己的一般。每日早朝，太皇太后因年事已高不得亲至，王莽便在帝座侧设一座位，每奏事由，都得由他过目，先做决断，然后让平帝点个头，就算是皇上的旨意。巧言令色的王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垄断了汉家江山的朝政大权。

然而，太皇太后还浑然不知王莽的野心所在，不时地给予赏赐，王莽坚辞不受，以此钓誉。他越是表面忠肯，不受赏赐，太皇太后的心里越觉得过意不去，总以为王莽乃是一个忠心为国、辅佐幼主的旷代忠臣，竟倍加宠爱地下旨将楚王宫邸赏给了王莽。如此高的殊荣，历代没有，王莽当然喜之不尽，但为了实现他的最高欲望，从不显山露水，一如既往，勤政如故。家中达官贵人往来，王莽也是倍加殷勤，亲自搬座。其妻更是淡妆素服，殷勤上茶。不知者，还以为她是府中的使女。于是，对王莽的颂扬之声不绝于耳。

其实，王莽外显忠愚，内藏祸心，是蓄意已久的，只不过是以前没有机会。这次借太皇太后的淫威，爬到了首辅的高位，就更垂涎三尺了。

垂涎三尺的王莽瞧着平帝端坐龙榻，他心中便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望着金銮殿上的宝座，总有代替之心，只是狗咬刺猬，不知如何下口。

一日，王莽照例到太皇太后处请安，说起平帝已初晓人事，应当为帝择配皇后了，太皇太后问道：“哀家也有此意，早就闻听你女王兰芝贤淑端庄，意欲亲上加亲，不知你意下如何？”

王莽早有以爱女控宫的欲望，只是自己不便开口，现在太皇太后既然提出来了，他何尝有不可之理。但王莽却故意推辞，这是他善用的以退为进的手腕。他这一推二拒，弄得太皇太后也没了主意。恰在此时，太保王舜来拜见太皇太后，遂进言道：“莽兄女为帝后，再好不过了。姑妈不要看莽兄推辞，其实他的心里我还不明白？就请姑妈做主，为兰芝女赐婚。”

太皇太后闻言，眉开眼笑地说：“太保说到我心里去了，哀家这就颁旨。”

旨曰：

公女渐渍德化，有窈窕之容，宣承天序，奉祭祀。

太皇太后借着心兴，赏赐王莽黄金二万斤，钱四千万缗，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王莽再三推辞，只愿受钱四千万，从中分出三千三百万给十一位陪嫁的媵女。太皇太后又赏钱二千三百万，王莽又拿出一千万散给九族，一千万回赠给太皇太后及身边的宫女们，哄得太皇太后欢天喜地。丞相孔光借机进言，明为陈述古制，实为拍王莽的马屁。他说：“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庙，孝之至也，请以新野二万五千六百顷谥封莽，满百里之数，以合古制。”

太皇太后听了，甚觉有理，再次下诏，说：“夫赏，国之典，不可废也，子其受之。”

王莽仍持己见不受，陈崇一旁劝道：“故成王之于周公，度百里之限，越九锡之检，开七百里之宇，兼商、奄之民，赐以附庸殷民六族，今公有周公之德，却不愿受成王之赏，固辞新野田地，不顾《春秋》之明义，则民臣何称，万世何述？”

王莽本来就无真辞之意，只不过是装装样子，欺世盗名罢了。但见太皇太后真心赐赏，满朝文武无可非议，便受了下来，遣子王安前往新野置府经营。太皇太后见王莽终于依顺了自己，便心高气傲地择定元始四年仲春吉日为帝后完婚。

王莽既将女儿为后，少不得在家忙碌一番，虽不铺张，但也不比平常人家。这一日晚上，王莽正在厅堂观看张灯结彩，忽然门吏禀报说有人在王府大门前撒泼猪羊血，王莽大怒，立即呼叫拿人。众家人不敢怠慢，一直追了四五里方将歹徒拿获，王莽近前一看，气得口吐鲜血。原来，此人竟是王莽长子王宇的妻舅吕宽，其妹吕焉嫁与王宇后，现已身怀有孕。若不治罪，有失王莽威严，若要治罪祸及族戚。王莽恨恨地瞪了他一眼问道：“帝后完婚乃天下大事，你我姻亲，如何做出这等欺君杀身之事？”

吕宽若是一人承担其罪，既可保妹夫及他人的身家性命，还可保住自己姻亲的福分。但他以为由王莽长子这堵墙挡着，况且妹妹也已身怀六甲，王莽再暴，他还能杀子灭孙？便满不在乎地说：“此事我本不想干，是王宇要我来干的。他说您得罪了平帝的母亲卫氏，不许卫氏入都，恐怕将来平帝长大成人后怪罪于您，因此才想出此法劝阻您，使您疑心神鬼不佑，便潜心向善，优待卫氏入都照顾新皇。”

王莽不听则已，一听气得七窍生烟，当即召王舜、酈丰前来计议。王舜听后，顿觉此事非同儿戏，只想找个替罪羊平息此事。便说：“王宇背后，必有人指使。”

吕宽见王莽毫无宽恕之意，便说出了指使王宇的人就是他的老师吴章，想以此人的威望来减轻王宇的罪过。但王莽仍毫不留情地说：“不管谁人，罪不可恕。”

此时已升任为大司空的酈丰看事态已闹大，便主张宽严并罚，他说：“吴章应磔死市曹，王宇应禁锢府中、闭门思过。”

王莽心想，他要以威镇朝，何怕他一个小小的平帝不在自己的掌心之中，便铁石心肠，六亲不认地说：“不能正己，焉能正人？王宇、吕宽、吕焉一并赐死。”

王莽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竟要杀子灭孙，这可急坏了王舜，便求情说：“您虽有四子，可二儿子王获在新都国打死了一个奴婢，您非要他偿命，已经歿了。这个王宇，他可是您家的长子，如何又要治他死罪？何况吕焉怀有王家的血脉，一死二命，宇侄的香火由谁来继承？还望兄长三思啊！”

二人正在争论不休，王去疾、王闳闯了进来，双双跪下求情说：“请兄长手下留情，要为王家后世着想，万不可杀了宇侄夫妇啊！”

此时，王莽被他们几个闹得头昏脑涨、气竭力衰，断断续续地说道：“王宇、吕宽赐死，吴章磔死，吕焉自个逃命去吧。”

王舜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只见王莽挥挥手说：“你们都走吧，我累了，明天，皇上大礼就由王舜、酈丰二位代劳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王莽虽然表面上六亲不认，但赐死了大儿子，赶走了儿媳妇，也确实让他大病了一场，一连半个月不能上朝。

太皇太后知情后，忙带着小皇帝来到王莽府上探望。王莽躺在病榻上，装模作样起身见驾。慌得太皇太后急忙伸手制止道：“侄儿免礼，你身为国丈，大义灭亲，乃是群臣的楷模，哀家还要重重地赏你呢，且不必过于悲伤，待事过之后，颁诏赦您媳妇吕焉，倘若生得一男，则可续您长子一门香火。”

王莽听了一阵心酸，想到儿死媳逃，不禁凄然泪下，平帝也觉不忍，忙递上一方手帕。王莽谦恭地苦笑了一下，随手接过擦去了眼泪，口是心非地对太皇太后说：“侄儿从小到大，都是姑妈照看，侄儿为皇上办事理应如此。家门不幸，是侄儿教子无方，还望姑妈恕罪，至于赏赐，侄儿万不敢受，只恳请皇上晋封大姑母君侠为广恩君，三姑母君力为广惠君，四姑母君弟为广施君，侄儿就是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太皇太后被王莽的诚心实意话，感动得心里阵阵发热：一个大义灭亲的人，能把她几个姐妹们放到心上，怎不让她心潮澎湃，当即准奏，下诏加封姐妹三人，并将此功德全记在了王莽的头上。此事一经传出，众人纷纷交口称赞。一时间，宫廷上下，朝野内外，都把王莽作为天下第一好人赞颂。就连太皇太后的心里也觉得，王莽这般孝顺的侄儿，古往今来，独一无二。

王莽为子王宇伤心过度，一病数月难以行动，太皇太后和皇帝自是焦心积虑，除每日看顾外，还指派太医悉心调理，才使他的病体渐渐得以好转，但一想到皇上年幼，自己身为国丈，不得不勉强上朝理事。王莽上朝的头一天，大司空酈丰当朝奏道：“当今天子英明、有安汉公辅佐，天下太平，百姓无不载歌载舞，宜派采风使行巡各地，采集万民颂歌，以昭皇上的英明、安汉公的恩德。”

王莽闻听大喜，当即准奏，并令平晏、崔发、陈崇行巡民间，观风问俗。那平晏、崔发、陈崇带着一班文人，到处游历一番，弄了几首歌功谣、颂德诗，呈献给太保王

舜，由他进献给太皇太后。王舜对王莽的用意，心知肚明，正要起身进宫面见太皇太后，突然门吏来报说，王去疾受王莽驱使来见。王舜急忙召进，相互礼毕，王去疾说：“莽兄昨日召我，要我和你一起陪老姑母到郊外四处走走，让她老人家散散心，也好表示我们兄弟几人的孝心。”

王舜点头赞同道：“既是莽兄的安排，那就随我去见过姑母，带她去游历一下我大汉的河山。”

兄弟二人来到长信宫，见过太皇太后，说明来意，太皇太后哪有不从之理？择日安排车马銮驾，带着姊妹仆从从长安出发，走武关、下河南，一路上游山玩水、救济孤寡。平晏先行料理，王舜、王去疾两兄弟尽心服侍，有王莽拨给的银两，又有沿途官府的照应，倒也过得惬意，玩得开心。回到京城，太皇太后说：“你兄弟二人和平晏一路辛苦，今日哀家要好好地款待你们。”

太皇太后发了话，当即在长信宫中设宴，酒过三巡，菜上四道，太皇太后借着酒兴问道：“上次平晏到民间采风，大约也收集了不少好歌吧，说来听听，看与哀家所见相同否？”

王舜忙道：“上次平大人曾将采风得来的诗歌交给我，让我面呈姑母，只是出巡在外，姑母一路劳累，所以未能及时敬献。”

平晏跪奏道：“都是一些乡间俚曲，恐污圣听。”

太皇太后急于想听，便发话道：“不妨，这又不是上朝论政，只不过是歌助兴而已。要是你说得不好，那我可要罚酒喽。”

平晏再施一礼说：“遵旨。”

太皇太后挥挥手说：“免礼，站着念吧。”

平晏站起身子，屏气凝神，朗声念道：“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太皇太后听了，笑着说：“江南真是鱼米之乡啊！竟有这样好的景致，可惜哀家老了，不然，哀家还真想去看这鱼莲的美景呢。”

没等平晏等人回话，太皇太后又问道：“还有吗？”

“还有一首，是写男女之情的。”

“哦，说来听听。”太皇太后听说是男女之情兴致大增。

平晏见太皇太后饶有兴致，便清了清嗓子，绘声绘色地说：“上邪！我欲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太皇太后夸赞道：“真是一个痴情女子啊。”

平晏见太皇太后高兴，连忙接着说道：“太平盛世，男欢女爱，忠贞不贰，真是我大汉的洪福啊！”

“大汉洪福”这句赞美的话，拍得太皇太后心里美滋滋的。她主动端起面前的杯子说：“哀家有言在先，说得不好要罚酒。这么好的乡间俚曲，让哀家都动情，我只好自罚了。”说完一口倒进嘴里。

王舜见太皇太后如此的高兴，借机拿出吏民的上书，请加赏安汉公。太皇太后接过来看了看，计有四十八万七千人签名奏请加封安汉公为“宰衡”。太皇太后不明何意，问道：“何为‘宰衡’？”

平晏应声答道：“‘宰衡’乃是伊尹称号‘阿衡’、周公称号‘太宰’合而为一，是为宰衡，权在朝廷金殿，位在诸王之上。”

王舜接腔道：“姑母行此厚赏，安汉公必会全身心地辅佐皇上。”

殊不知，这全是王莽一手设计好的圈套，太皇太后还把他当成了辅佐皇上的大忠臣，一步一步，睁大两眼往里跳。不但当即准奏了王舜、平晏的请求，并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封王莽为“宰衡”，出入宫廷，可带甲而行，早朝会议，并立皇上左侧，代批奏章。

王莽得封宰衡，心中大喜，转思文人墨客，有如此大的能量。于是，决意扩立经学，任刘歆为京兆尹，主持设立明堂，辟雍灵台，并筑学舍万间，招罗天下俊秀齐集京师。增设古文经学博士，笼络士人，明经讲学，附会符命讖记，一时天下太平，万民景仰。

殊不知王莽的祸心在一天天的膨胀。有一天，王莽进见太皇太后时，突然提起王宇之事。他说：“皇上对我未能让其母卫氏入宫有怨恨之心，都是因为哀帝祖母傅氏、母亲丁姬的故事所引发。当年成帝无子，征定陶王为太子，诏傅太后与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诏曰：‘太子承正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成帝崩，哀帝继大位，母以子为贵，傅、丁两宫得封殊荣，不伦不类。今二人虽死，封爵被夺，但葬礼与祖制不合，应掘其坟墓收回玺绶徙葬定陶，以绝卫氏之所望，不知姑妈意下如何？”

太皇太后听了，于心不忍地说：“侄儿言之有理，只是这掘墓挖坟恐怕惊了先皇，何况古人有言‘人死不记仇’，这样做是否过分了一些？”

王莽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说：“姑妈，不掘二坟，卫氏必存祸心，朝廷不安啊！”

太皇太后被他缠得烦烦的，一脸无奈地说：“那，你是宰衡，你说怎么办，就去怎么办吧。反正我的话你是听不进去的。”

王莽这才起身告辞，回到府中，召王舜、酈丰前来商议掘挖傅氏、丁姬坟墓之事，拟派酈丰前往。酈丰暗想，此乃千人骂、万人唾的事，如何做得？又不好违了王莽之命，只得推说身体不适，请求离职养病三月、另派他人办理。王莽心中不悦，却也不好勉强，只得另派王邑带兵三千围挖两坟。掘墓后暴尸荒野，让数万只燕子衔泥填坟，闹得满城民众议论纷纷。

太皇太后私下叹道：“莽儿做事太绝，恐怕天神不佑呢。”

第三章 废幼主王莽篡汉

王莽独揽朝政大权后，包藏祸心的嘴脸终于暴露出来了，这不能不让年少的平帝如芒在背、坐卧不安。自此心灰意冷，久不上朝，诸般事物尽由王莽一人处置，自己落得个清闲自在。王皇后见平帝疏于政事，还以为他年少贪玩，总想找机会规劝几句。这日，王皇后陪平帝坐在御书房内看书，见平帝在那里暗自垂泪。便轻声问道：“皇上想是看到古代忠义之士为国捐躯，因此而掉下泪来？”

平帝摇摇头说：“朕是在想你父亲掘两后坟墓之事，恐天怒人怨，想起朕也是由藩王入继大统的，不知后世如何待朕之父母，故而有些伤悲呀。”

王皇后见皇上如此担心，也深怪父亲行事太过，只得劝道：“皇上不要想得太多，想我父亲也是为了朝廷礼制才出此下策，这也是他老人家对汉家的一片忠心啊。”

“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讲话？那朕问你，挖墓掘坟也算忠心？”平帝正无处发泄自己的忿怨之情，突然王皇后说出了这样的话，遂转悲为怒地指着她吼叫，“你父亲外似忠诚，内实阴毒，他连死人都不放过，还会放过朕这个活人吗？今天掘两后坟墓，保不定明天就要朕的性命呐！”

王皇后为平帝如此动怒而伤心落泪，正要申诉苦衷，突然小太监进门禀报说安汉公到来。正在气头上的平帝，只得佯装笑脸相迎。

皇帝也是凡人，也食人间烟火，小两口拌嘴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王莽的眼里，却是最大的忌讳。当他发现皇上和皇后表情异常时，猛然想起了王寻日前讲及平帝对宰衡诸般作为颇有不满的话，心中甚是不快。暗想道，你平帝不过是一个藩王，就凭你孤儿寡母，何有这个天福？我让你做了皇帝，又娶了我女儿为后，不知恩图报，小小年纪就存恨我之心，倘若将来亲政，我王莽岂不是要遭殃了？想到此，也没有了与他谈论国是的心情，扯了几句闲话，便告辞回府。

王莽回到府上，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闷闷不乐，门吏禀报王舜、王去疾前来问安，王莽遂将二人召入密室说：

“我今日去看皇上，见皇上似有不悦之意，皇后又有泪痕，不知是为了何故？王寻前次来说皇上怨我太毒，我想此几年已渐大，不可小觑，你们意下如何？”

王舜说：“兄长所虑不无道理，我看皇上急于亲政，我等若是稍有疏忽，恐难逃覆辙。依弟愚见，不如请回皇后问个明白，也好找皇上讲理，给他个下马威，不然他还以为咱王家无人呢。”

王去疾说：“不可，万万不可，皇后乃一国之母，平日里也不能随意出宫，待我明日找一个机会，私下里问问便明白了，然后再商议办法也不迟嘛。”

王莽满脸阴沉地说：“就由去疾弟去问明情由，明晚来我府中再作论断。”

翌日早朝一过，王去疾不慌不忙地来到后宫，问明了皇后情由。晚上独自一人来到王莽府上，将皇后的话如实告诉了王莽：“皇上近日心烦，对爹爹掘两后的坟有想法，他说，兔死狐悲也是应有之情，谁叫他也是藩王继位呢？望爹爹今后做事三思，得饶人处且饶人。爹爹已年过半百，不要树敌过多，以免遭祸。”

王去疾刚说完，王舜便进来了，王去疾又将皇后的原话重复了一遍。王莽望着他俩问道：“依你二人之见，我们该怎么办？这个小皇帝心气不小啊！将来你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王舜道：“兄长贵为宰衡，握生杀予夺大权，还怕一小儿皇帝？依我之见，可辅则辅，不可辅则废。本朝废立故事，也不是没有啊。”

王去疾也插话说：“只要您一声令下，废一箕儿易如反掌。”

王莽假仁假义地说：“只是，兰芝儿要受苦了。”

“哎呀！小不忍则乱大谋，皇上亲政之后，不容我们，难道他还能容芝儿吗？”王舜大声吼叫，“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个箕儿处置了再说。”

王莽反问一句：“如何处置？”

王舜站起身来，走近王莽，低声说道：“王兄不必过急，只需如此这般，保管大功告成。”